

美·露·丝·哈·雷·斯·著
闻凤久 王军 李艳玲 张松林 译

情孽



情 孽

〔美〕露丝·哈雷斯

王 军	闻凤久	译 校
李艳玲	张松栋	
成 尧	孙 丹	

DECADES
RUTH HARRIS

根据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5 年版译出

情孽

Qing nie

[美]露丝·哈雷斯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1/2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责任编辑: 安波舜 责任校对: 平凡

封面设计: 嘉 澜

ISBN 7 53130215-2/I · 203 定价: 3.90元

内容提要

本书描述了在女权运动和性解放的背景下，三个生活时代不同、具有各自经历和独特个性的美国女性的生活和感情经历，她们的奋斗、挣扎，她们的苦闷、困惑和不幸。

巴巴拉·罗斯不堪忍受丈夫的古板守旧，走向社会 and 事业，成为成功的女强人。然而，在她成打的情人后面，是另一批妇女的啜泣……

伊芙琳·鲍姆把一生献给丈夫和女儿，当她终于发现人们玩弄了她的痴心，整个世界都抛弃了她时，只有自杀才属于她……

乔伊·鲍姆是个紧跟时代的放荡少女，母亲的死和政治信仰的破灭，终于使她认识到“性解放”是人类的堕落与罪恶……

出版前言(代译序)

你完全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两部分来读。

一部分是理性的、政治的、历史的。它几乎可以完整地从小说中剥离出来,在结构上,作者露丝·哈雷斯就是这样安排的。阅读这部分,你得到的也许是在不断拓展的枯燥的历史层面上,蜂拥而至的空间信息和冷静的困惑。它的容量足以建构一种历史,并非仅仅是观念以及不断延伸的阐释。但这足够了,作为艺术,作为叙事艺术,它的作用只有一个:提供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当然,这一部分很少,不影响阅读。

另一部分是小说。是博取人们同情、怜悯、欢愉、愤怒,乃至至于掩卷沉思一掬情泪的部分。严格讲,本书的这部分不属于审美领域的高档次,但它是严肃的,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是属于“纯文学”。尽管作品的基本倾向带有明显的现实的功利性,但它只说明一位美国女作家关注现实社会的责任感,而不能说明别的。例如,用庸俗的大众口味追求印数。书中用编年的办法砍出四大块,写了四位主人公:纳特·鲍姆和巴巴拉·鲍姆、伊芙琳·鲍姆、乔伊·鲍姆。从名字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名堂:纳特·鲍姆是结构中心,是男的。围绕他的是巴巴拉·鲍姆,先前的情妇后来同他结了婚;伊芙琳·鲍姆是他的前妻,后来自杀了;乔伊·鲍姆是他的爱女,后来是他和他那个惑乱时代的忤逆者和见证人。不幸的是,这本书的主题是写女权,而女权根据作者提供的文本内涵,有两重含义:妇女们自我独立和性自由。麻烦就出在第二重含义上。这就是我

为什么要无端冠序的原因。

新时期的文学，从创作包括引进，据说经历了“性”的三部曲：从“专爱”到“泛爱”（三角、四角、多角恋）到“性暴露”。此说是否成立，程度是否准确，姑且不谈。但近一时期，编辑们谈“性”色变、哗变，千方百计在度、在分寸感上下功夫倒是真的。这多少有些无聊。好象某种神圣的参照和追求蒙受了亵渎，犹如一项核电力工程因为偷税而弄得公众索然无味，哭笑不得似的。性，作为一种存在，是否该写，写到何种程度，从来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是，你怎样去写。对于这一题材领域，你的审美情趣提升到哪个层次上。一幅商业裸体招贴画，必须遮住“三点”方才逃避社会的谴责，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雕塑，可以堂而皇之地耸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同理，《弗兰德公路》把生殖器描摹玩味得极具细微，每一笔都可以拆解下来一种或几种意象，然而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想说的是，《情孽》也许同以上那些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一样，假如，你能把此书的两部分联系起来读，可能避免犯一个错误：用庸俗的眼光获得一个庸俗的印象。《情孽》不失为一部好书。

首先，哈雷斯关注的是历史而不是别的。

其一是美国人的文化历史，当代的政治风云、宗教改革、文化思潮、电影以及服装、体育明星的更迭；其二是这一背景下的女权运动史；其三是女权运动中三个女人的个人命运史。

哈雷斯是记者出身，她只对现实中发生过的感兴趣。她所选择描写的三位女性，在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很有普遍的代表性。很明显，她的主题意向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妇女花费巨大代价获得的女权自由，究竟给她们带来了什么结果？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与她们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值不值得？

巴巴拉·罗斯，五十年代中期成婚的女子。她有自由和进取的意志和向往，不甘心做家庭妇女，因为有一笔遗产作经济后盾，毅然与丈夫决裂，投身社会。看起来，她成功了。然而，她却患了恐婚症。她除了付出了自身的代价：两个孩子和身心的麻木、摧残，也使别的妇女们付出了代价，她从她们的丈夫身上积累周旋社会的经验。别人骗她，最终，她也学会了骗别人，更深重的是骗自己（包括巴巴拉·鲍姆这个名字）。

伊芙琳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传统妇女。她善良、宽容，也有几分宗教式的愚昧和献身精神。她是个被动人物，性格中没有任何侵略成份。在六十年代的性解放中，她首当其冲地成了受害者，成了“解放”的牺牲品。丈夫和女儿，谁都不理解她。事实上，她被抛弃了。等到她也想用反抗来平衡一下心理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了。她只能自杀，死亡是她唯一的自由。

幸亏这世界不全是魔鬼与黑暗。理智经过无数代价的铺垫，终于使一代人苏醒。这就是代表哈丽斯理想的乔伊·鲍姆，与父辈不同的是，乔伊一开始成人就无拘无束，她无须突破，很自然地就汇入美国青年的性解放当中。他们关心政治，关心越战，高举着自己的信仰向社会示威。当这一切破灭之后，他们才发现，作为性解放为内容之一的青年文化运动，是多么地软弱和无力。而且，这场荒唐的“运动”和反抗，竟葬送了她的母亲和更多人。于是，她想结婚，想在稳定的婚姻天地里，找到一种信任和理解……

其实，三位女性的不同经历，恰好接续了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婚姻史。在这段历史中，读者了解更多的是历史的沉重教训和被毁灭的爱情痛苦，是畸形的社会文化给予人的重创和变态。

其次，我们需要用专业的目光，认清另一个事实：哈丽斯的小说观念是建立在一种因果关系上，因而她煞费苦心地编织人物的性关系，偏重性行为发生的过程和契机，忽视或者不屑于发掘性行为本身的意义和展示性场面，以便使读者不至于沉湎在感官刺激的泥沼，及早及快地跳出来，和作者一同思考些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功利的需要。哈雷斯作为关注女权的作家，这本书要的是社会轰动效应，而不是两性生活指导。这很简单，但认真严肃。我们不必表扬哈丽斯，只能说，她的书恰好适应我们的国情国度。

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的所有意识形态工作，包括民族文化的张扬和新道德体系的重建，都基于一种历史的或政治或阶级的考虑：我们的现代化决不能重蹈某些第三世界的复辙，以一代或几代人的精神沦丧为代价，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作抵押！

如此，出版《情孽》的意义就显得有必要了。尽管它不是一部名著力作，但在膜拜西方，产生种种不可理解现象的今天，其教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安波舜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目 录

出版前言(代译序)

- 第一章** 男人和女人：
人们喜欢的游戏…………… (1)
- 第二章** 过渡的女人：
女人为什么不能成名立业。…………… (11)
- 第三章** 传统的女人：
我要做一位妻子和母亲，这是否是每个女人都想做的？…………… (139)
- 第四章** 放荡的女人：
什么样的我都想试一试：所有的男人，所有高贵的男人，甚至低贱的男人我也不在乎。…………… (271)
- 第五章** 男人和女人：
结果…………… (347)

第 一 章

七 十 年 代

男人和女人：

人们喜欢的游戏

巴巴拉·罗斯有一种理论：你只要一进门，就会没完没了地讲述一个开公司的男人。不管这家公司是IBM公司，开公司的男人叫托马斯·B·霍德逊，还是这家公司是萨米收音机电视机维修公司，开公司的男人叫萨米，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办公室是她的心理测验室。

巴巴拉·罗斯对开公司的男人很有兴趣：他们有钱，这她自己也不缺，在她看来，钱，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有权。这她本人也有一些，但是觉得还不够。然而，正因为他们既有钱又有权，他们总是不乏性的吸引力。钱和权时时刻刻给人以快感。

那是1971年8月。巴巴拉刚刚走进艾尔法音像公司的接待室，她去见该公司的总裁纳特·鲍姆。巴巴拉本人是杰尔德·斯伯林发行公司副总裁。她到这里是呈交艾尔法公司和杰尔德·斯伯林公司达成的联合推销计划。

罗斯等候着鲍姆先生的秘书引她去鲍姆的办公室。她四下看了看接待室，试图能从中看出纳特·鲍姆是位何等人物。

皮制沙发是从阿特利尔购进的，巴森兹钢架玻璃茶几十分昂贵，呈六边形。海军灰的地毯是戴维·希克斯的产品，不是那种从长岛城批发商店搞来的处理货。

看来一切还不错。纳特·鲍姆够味儿。纳特·鲍姆有

钱。

不过，灰涂涂的天棚纸已经涨破，一棵塑料圣诞树倒在沙发一头的扶手上，巴森兹茶几的玻璃面也该好好地擦一擦了。

昂贵的装饰和邈远的管理给巴巴拉的想象蒙上了一层不可捉摸的色彩。也许鲍姆先生是个不拘细节的人，也许比这更糟糕，他或许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巴巴拉知道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不过她对什么事情都喜欢琢磨琢磨：哪怕在一个接待室里等候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她说过，你一生中只不过有一次生命。所以，尽管有的时候有些事漫无边际，只要脑子里想到了，她都想从头到尾地琢磨一遍。

“你是罗斯小姐吗？”年轻的秘书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接待室的门口。

“罗斯夫人。”虽说罗斯心里想着要用新出现的介于小姐和夫人之间的一个词，但是她脱口而出，还是用了“夫人”这个词。

“纳特现在要见您。”

罗斯随着女秘书穿过混乱的走廊，朝纳特·鲍姆的办公室走去。也许他的办公室更能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结论是：接待室简直可以使人精神分裂。大概她的理论只适用于鸟类——或许纳特·鲍姆恰恰是抗心理测验的。

纳特·鲍姆的办公室很大，呈角状，四壁涂成碳灰色，摆放着带有固定座位的檀木茶几。办公室里没有办公桌，紧靠一面墙摆放着一排勃艮第毡垫软长椅，还有几把铬架藤面的会议椅子。壁毯呈灰色，和房间的色调相配，给人以舒适感。整个房间相当谐调。

“纳特，”女秘书说。“罗斯夫人到了。”

巴巴拉看见他时，他还没抬头。他坐在软长椅上正低头看着做相册封面的清样。他年纪正相当，巴巴拉思忖着：五十岁上下。她三十四岁。他长得很帅，皮肤棕黄，加深了他眼睛周围的笑纹。他有着网球运动员的体形，身穿一件带有伟大圣人劳伦特图案的真丝衬衫。

“您好，”他说。“进来吧。”

“您好，鲍姆先生。”罗斯说。

“纳特。”他说，“大家都叫我纳特。”

“我知道了。”巴巴拉说着，有意识地坐在一把会议椅子上。她不想坐在软长椅上离他很近。让他先发制人。

“艾德·瓦雷特。”纳特·鲍姆介绍着正在把清样递给他那个年轻人。艾德·瓦雷特带一副变色镜，上身穿着一件开胸衬衫，下身穿着一条紧贴肉皮的喇叭裤。看上去他和她所见到过的不到三十岁的美术经理一样。“他是我们的美术经理。”纳特接着介绍说。“一个天才的小伙子。”

“看得出来。”巴巴拉说，让纳特心里明白她很老练。“你好，艾德。”

艾德点了点头。

“瞧瞧，你有什么看法。”纳特·鲍姆把那两个清样递给巴巴拉，很随便但却有意地让他们的手指相碰。她瞥了一眼那两个清样。这相册叫作《您的瑜伽》。一个清样是一个身穿紧身服的模特儿，正在采莲，逗狮，拿大顶；另一个清样是一个身穿游泳衣的模特儿，显得快乐，苗条。

“我没有什么想法。”巴巴拉说。她把清样放回到白木桌上，故意不把它们直接还给纳特·鲍姆。他是在做游戏，她明白做游戏的规则，他也知道她很明白。他们只是想从中索取更大的乐趣。

“没有意见？”纳特·鲍姆故作吃惊地问道。

“没有意见。”巴巴拉对《您的瑜伽》封皮当然不会有意见，那是纳特·鲍姆的事情。她对纳特·鲍姆也不会有意见——除了他性感和多事。问题是他已经结了婚。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纳特·鲍姆一家的。巴巴拉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发现了这一点。在纽约，所有那些有欲望的男人——开公司的、有权又有吸引力的男人——都有妻室。糟糕透了。

“没有意见！”纳特·鲍姆又说了一遍。“你被解雇了！”

“我不在这儿工作。”巴巴拉说。“我有免疫力。”她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对他有免疫力。他听懂了，而且心里明白她在说谎。

艾德·瓦雷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们言谈中的暗示他都听得出来。纳特每次见到一个新来的漂亮女人，他都听得到这些话。对方是有答必应。艾德不管这些，他只希望纳特废话少说，决定相册封皮的事。

“职位好象是谋杀。”纳特说，“女人是不会追求职位的。”

“不过从竞争来看，我们得与众不同。”艾德说，准确地指出了所有参加竞争的瑜伽相册都是身穿游泳衣的模特儿，瘦得不切实际，快活之中有股傻劲儿。

纳特盯盯地看了会儿清样，接着耸了耸肩。他把版本甩给艾德，打发他走了。“艾德，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巴巴拉看出了他的意图：纳特就是想让她明白他是老板。他就是要没完没了地验证这一点。

他对这种游戏是再熟不过了，而且很擅长。她也如此。他们真可谓是棋逢对手。

巴巴拉是推销部门的经理，美国最大的出版商之一杰尔

德·斯伯林公司的副总裁。她是唯一的一个有副总裁头衔的女人，她用十一年的时间获得了这一行政头衔和薪水。尽管她爱这一头衔和薪水，可是这是她当初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

巴巴拉是在五十年代长大的。在那个时代里，她该做的都做到了：二十岁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离了婚，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以及性的解放和情感的自主，这一切都是按照当时的时刻表发生的。

纳特·鲍姆虽说和上层阶级的典型人物巴巴拉不同，是个下层犹太人，但也算是一帆风顺了。他娶了一个富家闺秀为妻。四十年代末期，他开始小本经营唱片生意，最初以爵士乐和弦乐为主，后来由于摇摆乐问世，他的公司在资金方面无力和大公司竞争，便转为制作自助唱片。艾尔法唱片公司制作以健康、财富和余暇为题材的唱片，大有指望：《催眠减肥法》、《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在地产生意中增加您的三倍收入》、《三十日之内戒烟》、《性感女人的性实践》和一套由一位名叫伊格尔·普利格尼的星相学家个人的黄道诠释选集。艾尔法公司在《大都市》、《红书》、《家务管理良友》、《麦克卡尔》和《妇女家庭杂志》登载广告。生意一直很红火，纳特·鲍姆也因而成了报界的百万富翁。他有一个他珍爱的女儿，有用不完的钱，但是淡忘了他年轻时曾经居住过的艾赛克斯大街上的小舍。

巴巴拉·罗斯和纳特·鲍姆，虽说始于不同的时间，处在不同的空间，同样实现了美国之梦。

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共同的问题：下一步何去何从？

“他是美术经理，对吗？”纳特问道。他指的是他做出让

艾德·瓦雷特自己决定用那一个封皮的决定。

“可您是总裁呀。”巴巴拉指出。

“只是在我迫不得已的时候。”纳特·鲍姆说。“说实话，我宁愿喝得酩酊大醉。”

“噢，上帝。”巴巴拉说。“一个那样的人。”

有这种大难题的男人她起码知道百十来个：他们活着就是为了金钱，为了出人头地，整天围着办公室转悠，琢磨着热带岛屿的奇异，黄昏中的少女，没有什么责任感。

“不用说，”她说。“你会烦躁死的。”

“在我身上尝试尝试吧。”纳特·鲍姆说。

他这话可过了头。他违反了他们这场小型比赛的规定。巴巴拉把这种游戏称作小型比赛。

巴巴拉言归正传，把她的推销计划概述一番：他们要面向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和寻找就业的人员，为他们发行带有订单的宣传小册子。她讲完便停顿一会儿，看看纳特的反应。毫无反应。他坐在那儿，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着，每支吸上几口便掐灭，然后再点燃一支。

巴巴拉琢磨着她是不是完全把他给回绝了。她希望不会的——因为她根本就没想那样做。不过她已经毫无办法了。她一本正经地接着讲下去，报了每一千份的成本、彩色单行本的价格和印刷信封、装信封以及邮寄的费用。

“开始阶段的费用由杰尔德·斯伯林公司支付，我们三十天内把一半费用的支票汇给你们。”这都是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巴巴拉把她到这儿来要说的事都讲完了。纳特·鲍姆又点燃一支箭牌香烟。

“我想戒了它。”他说。

“《三十日内戒烟》怎么样？也许你们的唱片不起作用？”